

# 春雪飘过原野

刘朝侠

湖边用脚去踹,门扇大的冰块断裂后,伴随着大家的欢笑声,哗啦哗啦滑向湖心。所有的人到了大自然中,仿佛都回到了童年。

离开冰湖,转向西行,大片开阔的草地隐现着蜿蜒的小路,在黛青色远山的衬托下,宛如一幅经典油画,大家在上面走,在上面跑,在上面跳,看自己的脚印在草地上印出来,为这小小的奇迹而兴奋。行走间,惊起一只孢子,它快速跑进树林。

岑寂的原野,潜藏着勃勃生机。

踏着石块过一处浅溪时,放慢脚步,看到这儿一棵,那儿一棵的绿草在水下、水边,用嫩绿的笑颜天真地看着我们。绿草有阔叶的,也有纤细如芒的,它们的绿不仅有生活的顽强,还有几分调皮和淘气。好像在说,你尽管冰天雪地,我自嫩绿如花,你封禁我,我自由我的。

过浅溪,上平坡,此处巨树参天,很久不见大树的人们,跑过去拥抱大树,一个人环抱不过来,两个人;两个人环抱不过来,三个人;三个人环抱不过来,四个人——好粗的大树啊!人们说笑着,或闭上眼睛体会大树内在的蓬勃,也体会自己蓬勃地生长。

大树间,还兀然挺立着一株雷击木,展示着骇人心魄的壮美。而旁边茸茸如棉的草缨则提示我们何为柔若无骨的优美。天地无言,其美在焉——不仅仅是大美,还有小小的、柔弱的美好。

继续往前走,溪流也跟着我们蜿蜒前行,有时豁然闪亮,有时躲进树丛。凝神静观躲进树

丛的小溪,多像童年家乡的小河啊——那条我在清澈的河水中洗澡、扎猛子的小河。河岸边一片因柔软而自然倒伏的草丛,让我驻足良久——很想躺在上面,静听溪流的细语,仰观一朵朵白云在天空飘荡。

在溪水边又捡到一块质地细密,绕着两圈云纹的青石,宛若天上落下的两朵云。

因为落雪的缘故,空气纯净而清新。从柏树边走过,柏树叶的芬芳比平时更加馥郁,采几片放在鼻子下嗅,想起遥远的童年用柏子壳捣成粉做香的冬天。柏树旁,一大片火炬树高擎火红的花穗,犹如节日散发出好闻的蜡烛香味的烛焰,让我们觉得年节未尽。离正月十五还有五天呢,大家仍陶醉在年节的气氛里。

细雪,飘呀飘……山川随着我们的脚步,转换着镜头——伯格曼电影般意味深长、诗意盎然的镜头。

回环往复间,踏独木,涉险滩,展双臂,若双桨,涉水落脚间,走出山野。

往停车场行进的幽径旁,爱美的女孩捡到几根长长的锦鸡尾羽——不远处就有一只锦鸡在悠然踱步。边走边看,两只、三只——有不少锦鸡在这里栖息。

细雪细细密密地下着——这可是第一场春雪啊! 抚慰着原野,也抚慰着人心。

奔跑的孢子、晒息的锦鸡、奔腾的溪流、漫步的我们……在细雪飘飘的原野,一起与苍山大川迎接春天的到来。

沿河走,这是今日的“任务”。说是任务,其实不过是贪那一点野风,一点泥土的气味。顶着太阳走乏了,便低着头,数着地上的石子,心里过滤着那些庸碌的琐事。猛一抬头,我的脚步便钉在那里了。

视线尽头,有一棵粉紫色的三角梅。

在四季分明的北方,三角梅多是摆在客厅里的珍贵花草。我也曾养过一盆,铁色的枝干点缀着几片绿叶,光秃秃的枝头从未想过新的突破,静静站在那里,显得既倔强又无动于衷。

而在这如春的南方,在轻纱般的薄暮里,它竟炸开了一树的花。是的,不是一朵朵,一簇簇,而是满满的一树,像一团团浓郁的云。那颜色如此热烈,不是暗红的酱紫,也不是俗气的深粉,倒像是一片晚霞不小心醉倒了,跌在枝头,晕染开来,带着三分迷离,七分温柔。花气呢,也是有的,却不是扑鼻的浓香,而是若有若无地随风送来,要你全神贯注,鼻腔才能捉住那一丝丝清甜。

我怔怔地站着。这景未曾谋面,但却一眼千年,这树,或许是年年守在这里的。只是今日,在这不期然的当儿,它就把自己全部的美,都捧到我眼前来了呢!路旁有人骑着单车滑过,车铃“叮铃”一声,惊落了花瓣,便随风悠然飘到我肩上。我不敢动,生怕一动,这梦一般的景象就散了。

以前读晏几道词,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大约便是此时模样了吧。但此刻并无微雨,也无双燕,只有一个我,和这一树不言不语的繁花。这繁花,它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你来看,它在;你不来,它也在。可偏偏是这一眼,它便成了我的,成了我记忆里抹不掉的一抹云霞。这遇见,是它的恩赐,更是我们之间的美好。

站了许久,天色沉了,我都不舍得挪移脚步,那粉紫色的云在暮霭中渐渐化作一团朦胧的影。心像被洗过了一样,那些个未蹄完的琐事,仿佛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柔光。

原来春天,从不曾言语,它只在你低头赶路时,冷不丁地,用一树花开,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你一抬眼,看到的便是春的模样。



## 一棵开花的树

李媛娇

沿河走,这是今日的“任务”。说是任务,其实不过是贪那一点野风,一点泥土的气味。顶着太阳走乏了,便低着头,数着地上的石子,心里过滤着那些庸碌的琐事。猛一抬头,我的脚步便钉在那里了。

视线尽头,有一棵粉紫色的三角梅。

在四季分明的北方,三角梅多是摆在客厅里的珍贵花草。我也曾养过一盆,铁色的枝干点缀着几片绿叶,光秃秃的枝头从未想过新的突破,静静站在那里,显得既倔强又无动于衷。

而在这如春的南方,在轻纱般的薄暮里,它竟炸开了一树的花。是的,不是一朵朵,一簇簇,而是满满的一树,像一团团浓郁的云。那颜色如此热烈,不是暗红的酱紫,也不是俗气的深粉,倒像是一片晚霞不小心醉倒了,跌在枝头,晕染开来,带着三分迷离,七分温柔。花气呢,也是有的,却不是扑鼻的浓香,而是若有若无地随风送来,要你全神贯注,鼻腔才能捉住那一丝丝清甜。

我怔怔地站着。这景未曾谋面,但却一眼千年,这树,或许是年年守在这里的。只是今日,在这不期然的当儿,它就把自己全部的美,都捧到我眼前来了呢!路旁有人骑着单车滑过,车铃“叮铃”一声,惊落了花瓣,便随风悠然飘到我肩上。我不敢动,生怕一动,这梦一般的景象就散了。

以前读晏几道词,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大约便是此时模样了吧。但此刻并无微雨,也无双燕,只有一个我,和这一树不言不语的繁花。这繁花,它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你来看,它在;你不来,它也在。可偏偏是这一眼,它便成了我的,成了我记忆里抹不掉的一抹云霞。这遇见,是它的恩赐,更是我们之间的美好。

站了许久,天色沉了,我都不舍得挪移脚步,那粉紫色的云在暮霭中渐渐化作一团朦胧的影。心像被洗过了一样,那些个未蹄完的琐事,仿佛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柔光。

原来春天,从不曾言语,它只在你低头赶路时,冷不丁地,用一树花开,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你一抬眼,看到的便是春的模样。

## 翻篇儿

(小小说)

温治学

妇,怕下不了城市户,怕看不到太阳月亮满天星…… 总之,害怕的事多了。”

“噢,那咋办?”

“你说咋办? 干呗! 多出煤…… 出好煤。煤矿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找了个老婆没户口。”当师傅的喝多了,有点颠三倒四。

年轻人说:“师傅,过去的事咱不说了,挺辛酸的。你看看现在,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以后还要智能化,你们那个时代已经彻底翻篇了……”

没承想,这一句话居然引恼了师傅。

“你说什么? 过去的事,说忘就忘了? 什么叫翻篇儿?”他突然站起来,晃了晃身子,指着年轻人大声问,“你老子呢?”

“退休了。”年轻人抬起头,有点纳闷。

“你爷爷呢?”

“去世了。”

“依你说,就是……就是翻篇了吧? 你们那么能耐,迟早翻篇儿还是不翻篇儿? 以后的人怎么说?”师傅越说越气,声调慷慨激昂起来。

年轻人满脸通红,转头看了看我。看来这爷俩儿有点话不投机,我怕惹事,索性赶紧撤了。

## 地火上的冰河

王刚

城的两翼,是山。冬日里看山,最好是在雪后。雪并不常来,来了,便是给这苍茫的天地点睛。薄薄的一层雪粉,均匀地撒在山峦的背阴处、沟壑里,像一位惜墨的画师,用最淡的钛白,在山石铁青的肌理上略略地皴擦几下。于是,山的层次便出来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显出一种温柔的弧度。

而乌海的魂,或许更深深地藏在地下,藏在那墨色的山脉里。冬日里,那连绵的、富含煤层的山峦,颜色愈发浓郁,黑得纯粹、黑得坦然,像是把所有的光与热都贪婪地吸进去,贮存在最深处。远远望去,那黑色在冬日灰白的天幕下,有一种沉默的、巨大的力量。你看着它,不会觉得压抑,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你知道,那黑色里蕴藏着地火,蕴着能点亮万家灯火的能力。这便是我城的秉性了,外面是冷的、静的,内里却有着灼人的热与光。那热力通过蜿蜒的管道,输送到每一户人家的暖气片里,于是,任凭窗外北风如何嘶吼,屋里总是暖和的,玻璃上结着厚厚的、毛茸茸的窗花,那是冬天在屋里开出的、晶莹的花。

黄昏来得早。四五点钟,西边的天际便泛起一片冷冷的、带着紫调的蟹壳青。风似乎也乏了,歇下一些。这时若出门走走,能闻到空气里一丝极淡的、混合着煤烟与干草的气息,那是乌海冬天特有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味道。路灯“唰”地亮起来,是昏黄的、毛茸茸的一团团光,将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清冷的地面上。影子也是安静的,跟着人,不声不响地走。

这就是乌海的冬天了。它不似江南冬日的阴柔,也不同北国极寒的酷烈。它有的,是这片土地自己长出来的筋骨与脾性——是黄河封冻时那深沉的力,是山峦裸露处那坦诚的黑,是长风吹过时那透骨的清,也是家家户户窗棂上,那一抹由地火滋养出的、暖洋洋的亮光。它像一本合起来的、纸张略微发脆的旧书,封面是冷的、硬的,里面却藏着无数温暖的故事,等着被熟悉它的手指,在某个炉火旁,轻轻翻开。



## 回响

(组诗)

北琪

飞瀑

纵身一跃,就是一首绝句  
水站在悬崖上,懂得了自己的使命和低处之水的命运  
落差,将悬念把握得恰到好处  
无数水珠排成省略号  
飞翔的潜能已觉醒  
不停地挥动翅膀  
掠过欢呼 and 雀跃

也曾变换姿态  
仍有一颗执着的心  
锤炼出岁月的歌喉,不停地歌唱  
路过的风,在山麓驻足  
赏飞流直下  
时而温婉,时而狂野

古道枫红

远古的马蹄声在古道响起  
丝绸和瓷器在枫叶的红晕中  
吟出岁月的回响

每一个日子都挂满秋霜  
一片枫叶用身体覆盖车痕  
深入泥土的那片叶子,如同隐藏的火焰  
等待合适的时机  
奉献一个热烈的秋

秋日的风,将白发一次次吹倒,又一次次扶正  
不想在冬季还没到来之时  
让记忆里堆满雪花  
我捡起一片一片散落的诗意  
拼接成生活

杜鹃

历经风雨后,虬枝仍存铁骨  
把苦和涩藏在内心  
紫色的花瓣把浪漫演绎到极致  
一朵在枝头眺望  
一朵在我心里生根  
更多的花,在一声声惊叹中  
摇曳生姿  
风声埋伏在夜里  
等待一缕霞光  
每一朵花都在风中努力绽放  
也在不停地遗忘

倒影

山峰经历雷电的考验之后  
仍然屹立  
望向湖中自己的倒影  
大坝用身躯  
锁住万顷碧波,也锁住一湖星光  
湖水载着星光,在深夜  
嗅到了寒冷的味道  
五光十色褪去  
只留下耀眼的白  
干净,纯粹  
我在波光中,望见  
故去的月亮

左右

杨利军

我的家乡在乌海  
左面是山 右面是河  
河的对岸是大漠  
山护着这座城  
臂弯里藏着数不尽的宝藏

河拥抱着沙 沙吻着河  
沙海的恋情  
演绎着这里的传说

我的家乡在乌海  
左面是荡气回肠的几字弯  
右面是金戈铁马的烽火台  
左面是写满山峦的远古岩画  
右面是楼房林立的烟火人家

站在高处俯视  
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精致典雅  
是长桥卧波的壮美景色

风从戈壁来  
吹过千年的沉默

光从黄河起  
照亮万家的灯火

一代又一代  
把荒凉种成繁华  
把岁月酿成赞歌

## 年味感怀

樊英

元宵节的热闹散去,我开始静静回味:那年味,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浓起来的呢?它好像并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在某个冬日的清晨醒来,忽然闻见一阵熟悉的幽香。我四下里寻,原来是阳台上我的花儿悄悄地开了。就那么清瘦的几朵,顶着些嫩黄的花蕊,我的心便蓦地温暖了。君子兰开花了,年就要来了。

君子兰的清香,便是一年的信使。它引着我,一步一步走进那越来越浓的年景里。

于是,我开始留意,平日常灰扑扑的集市,一夜之间便被那红纸、金粉写就的春联福字映得满面红光。那红,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泼辣辣的正红,像烧得极旺的炭,看一眼,便觉得浑身都暖了。空气里,混杂着炒货的焦香、水果的鲜香,还有那丝丝缕缕,不知从何处漫出的甜糯气息,是麻糖,是年糕,是热气腾腾的年味。人们的脸上,也少了平日的匆忙,换上了一层融融的喜气,见了面,声音也高了三分地问一句“年货办好了吧?”话里话外,都离不开一个“年”字。这光,这色,这声,这味,杂糅在一起,像一坛被岁月尘封的老酒,醇厚而浓烈。

这味道,是人间最浓的烟火气,是流向未来的暖意。

如今再回望才发现,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只是在除夕那一晚的盛宴里。年味,是日子一天天往“年”那个方向走时,沿途积攒起来的烟火气。

卖水果的小伙子,守着那一车红彤彤的苹果,用小刀切开,不停地递给经过摊前的行人,“尝一尝,可甜了,不甜不要钱……”声音清脆,混着苹果的香气,堆前围满了顾客,我知道他们买到的不仅是几斤苹果,更是一份“过年了”的祥和氛围。

这边,卖鱼的摊主大声吆喝着:“年年有余! 大鲤鱼!”那边,卖炸糕的阿姨把热气腾腾的油糕从锅里捞出来,白茫茫的热气瞬间模糊了人们的眉眼。是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有油糕的年才更像年。

这集市里的喧嚣,是年味最粗犷、最真实的底色。它不精致,甚至有些杂乱,但那种轰轰烈烈的、为了生活而忙碌的喜悦,是年复一年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年味也藏在最暖的思念里。曾几何时,年味是家里厨房终日不散的蒸气。从腊月二十开始,妈妈就开始了她的“大工程”。掀开蒸笼时,雪白的馒头带着麦芽香的水汽。妈妈找来一块红纸泡在碗里,用一根筷子蘸着,在白馒头上点一个一个小点,这色彩的映衬,这满屋的清香,便是年味的细节,是可亲的人间烟火。

这味道一旦在心里生了根,便会长出悠远的枝蔓来。它牵引着我,穿过时空……那是迫不及待穿上新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脆响,那是爸爸在大门上贴的第一个饱满的“福”字,那是除夕夜,枕着妈妈放在枕边的新衣裳辗转难眠的兴奋。那时的年,甜得直接,甜得浓烈,也甜得回味悠长……

那时候,我总是喜欢在厨房门口,看着妈妈忙碌,我想上去帮帮忙,妈妈说,“出去出去,你进来只能帮倒忙。”至今还能记起,她做饭从不系围裙,衣服出来都是干干净净,头发被蒸汽熏得有些湿漉漉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她一会儿切姜丝,一会儿调酱汁,厨房里的烟火气熏黄了墙壁,也熏暖了岁月。

我也想起守岁时,爸爸总会指着灶火让我

和弟弟看:“瞧,灶火笑得多欢。”是啊,那跳跃的火焰,橙红、金黄、淡蓝,层次分明地交融着,发出细碎的“噼啪”声,仿佛真的看不见的神灵,诉说着吉祥的密语。我们围在旺火旁伸出手,瓜子壳在掌心裂开细小的声响,像时间在剥落。

对年的思念,像一坛被岁月深埋的老酒,初尝有辛,回味却甘。它让遥远的时候变得字字珍贵,让记忆里的脸庞愈发柔和。

这思念,便也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它让远去的人与事,在心上获得了一个永恒的位置,年年岁岁,我的心都能被这熟悉的年味温柔地擦亮。

所以,在我心里,“年”并不是一时一刻的狂欢,而是一个缓慢、庄严的“渐入”过程。是从凛冽里生出的暖,从离散中唤回的圆,是生活本身在辞旧迎新之际,沉淀出的那层最醇厚的光亮。

丙午年的春节过去了,但君子兰的清香还在,于是我又开始期盼下一次与年味的重逢。

## 鹧鸪天·骏马吟

子乔

猎猎鬃毛卷长风,四蹄踏雪贯长虹。  
不须鞭策自昂首,心有朝阳路万重。  
穿涧水,跃云峰,荒原千里自从容。  
男儿若得鞍鞞在,何惧关山几度冬。

## 丙午惊蛰飞艳雪

穆凤岐

鹧鸪飘摇丙午春,轻飞曼舞落纷纷。  
梨花朵朵开嘉树,琼蕊潇潇绽凤林。  
青女霜凝云汉水,瑶池情洒满天银。  
千山裹素披棉絮,万里白纱覆野岑。